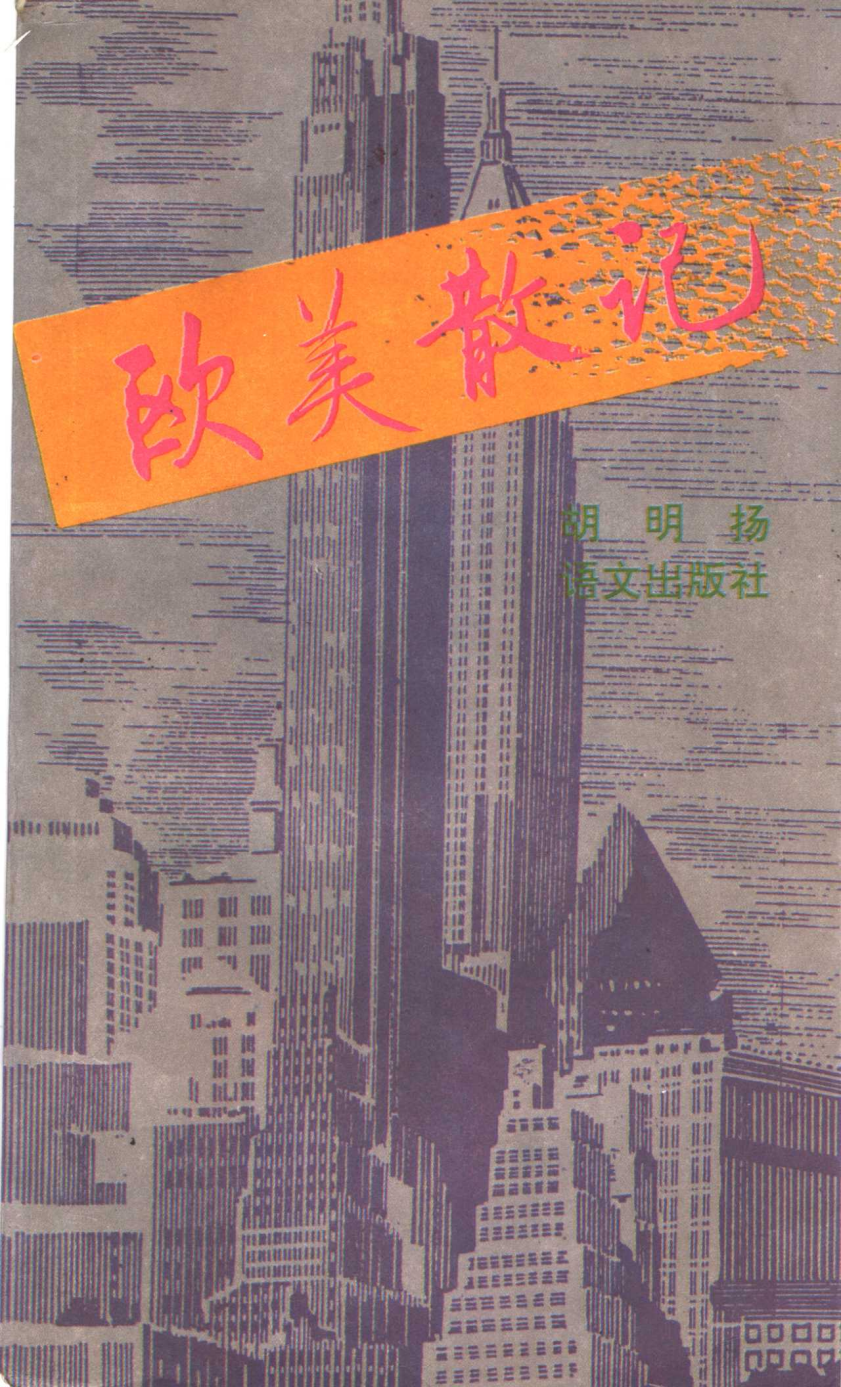




欧美散记

胡明扬
语文出版社

胡明扬

夫散记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美散记/胡明扬著.-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6.6.

ISBN7-80126-060-0/I·1

I. 人…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67

O MEI SAN JI

欧 美 散 记

胡明扬 著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内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

787×960毫米 1/32 10.25印张 170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域外有感（代序）

万里孤身走四方，
兴衰变幻费思量。
湖光山色雅图市，
火树银花圣母堂。
纵拟阆苑非故土，
深知异国是他乡。
至今游子相逢处，
犹自樽前说汉唐。

1994 年 9 月

目 录

1 域外有感（代序）

1 英格兰之行

- | | |
|----|---------------|
| 3 | 在民航班机上 |
| 8 | 日不落帝国的首都 |
| 12 | 伦敦的交通 |
| 17 | 从盖特威克机场到杜伦大学 |
| 21 | 杜伦大学和英国的大学体制 |
| 26 | 师道尊严和贵族气派 |
| 32 | 杜伦大教堂 |
| 36 | 祝福你，哈里斯教授！ |
| 41 | 约克市河滨饭店和意大利经理 |
| 45 | 司马先生家宴 |
| 49 | 在英国见到的中国人 |

55 | 国有化、夜市及其他

61 法兰西之行

- 63 | 阶下囚和座上客
- 68 | 艰苦创业的一家人
- 72 | 塞纳河畔
- 76 | 夏乐宫
- 81 | 再见吧，巴黎！

87 美利坚之行

- 89 | 枯坐成田机场
- 95 | 檀香山海关
- 100 | 明媚宁静的夏威夷
- 107 | 硝烟散尽后的珍珠港
- 111 | 东西方中心
- 115 | 玻利尼西亚文化中心
- 124 | 旧金山的唐人街
- 129 | 美国的大学体制、学衔和学位
- 139 |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 145 | 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 150 | 伯克利和硅谷
- 156 | 一个并非虚构的故事
- 160 | 戴维斯大学的中国文化节
- 164 | 诸暨老乡
- 168 | 洛杉矶和好莱坞
- 176 | 华盛顿湖畔的遐思

179	唐奈尔大学
184	哈佛燕京学社和“老佛爷”
189	霍金斯夫人家宴
195	《恐肥症》
197	普通美国人的生活
203	华盛顿特区
209	天涯何处不相逢

217 德意志之行

219	“菩提树下”宾馆
225	无忧宫
229	莱比锡和特累斯顿
234	希比斯先生的别墅
240	孔彻教授
243	共和国宫和电视塔

247 斯堪的那维亚之行

249	初访北欧
254	瑞典模式的社会主义
261	隆德民族文化节
267	斯瓦纳霍姆古堡
272	品尝二百年前的中国茶叶
274	高本汉趣事
278	“独在异乡为异客”
282	“海的女儿”
288	维京人的故乡

4 目 录

295	哈半仙
300	洋博士答辩会
304	腓特烈克斯塔
309	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
314	北欧航空公司

319	写在后面的话
-----	--------

英格兰之行

我真没想到会在今天的英国见到这样的场面。这完全是过去天主教会学校才有的规矩，怎么会在宗教改革几百年后的英国依然保留？

在民航班机上

飞往伦敦的民航班机起飞的时候，夜色早已浓浓地笼罩着北京机场。公务舱内很安静，多数人是上了年纪的，老实实在地系上安全带，正襟危坐，没有人大声说话。飞机滑上了主跑道，霎时间所有的发动机一起开动，轰鸣声中机身在颤动，完全能感觉到机身下面的轮子在跑道上颠簸。不多久，颠簸的感觉突然一下子消失了，飞机离开了跑道，腾空而起。再过几分钟，机舱里一声清越的钟声，宣告飞机已进入正常运行状态。“系好安全带·请勿吸烟”的指示灯熄灭了，有烟瘾的人可以抽烟了。

班机在上海机场降落，上来了一批旅客后又起飞了。这一大帮上海的青年技术人员是去英国接收工厂设备的，忙着往行李柜里放东西，刚放好又拿下来，刚拿下来又放上去。大概是初次出国的缘故，极度兴奋的年轻人根本不理睬扩音器里一再传来的要求旅客坐下系好安全带的声音，这个坐下去，那个站起来，回过身来和后面的人攀谈，又走到前面去和另外几个人说话，一片忙乱而又欢腾的气氛。

舷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抽烟还能干什么？我左边是一个外国人，专心致志地在看报纸，右边是一个两鬓斑白，干部模样的人，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佛，也许正是聊天的对象。我向他转过身去，他也向我转过身来，很自然地就说起话来了。当然，首先得自我介绍一番，是哪个单位的，这次出国到什么地方去。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一看，原来是西南某地区某个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员。可是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副所长，也不像个研究员，因为没有官儿的“派”，也不具备知识分子的气质，倒像总务部门的一般干部。

“到伦敦去？”我照例问了他一句。

“是的，去伦敦，去考察。还有几个人坐在那一排。”他用手指了指他右手过道的另一边。

他也照例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我到英国北部边境上的杜伦大学去，我是应邀去访问

的。我说杜伦在历史上是英国北部重镇，杜伦主教在中世纪很有势力，常常跟英国王室唱对台戏，可是到了现代，知道杜伦这个地方的人就很少了，并且 Durham 这个地名很难读，外国人往往读成了“杜尔海姆”。十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这位土包子气十足的旅伴居然说他知道杜伦，还能读出这个地名的正确读音。我向来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大概早已在面部表情上反映出来了。所以他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我的眼光可能又闪现出迟疑的神情，他眼睛向上一挑，说：“不像？”这种西式的表情一下子就使我相信他的确是教会学校出身的。

“你看我的胳膊，”他一边说一边把袖子卷了上去，让我看那发达的肌肉。“打石头打的！”他又用手比了比自己粗壮的脖子，“干粗活干的！”

他说他当这个副所长不到三年，研究员也就这么回事。在这以前坐了十几年的牢，干了十几年的苦力活，到八〇年才出来，八一年才彻底平反。他说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地下党，后来在西南联大上了一年学就去华蓥山参加游击队，解放以后到机关工作，可是肃反时有人用八分邮票把他打成假党员送到农村劳动，文革期间更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说这些话时很平静，就像是在谈家常，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那么这次出国‘考察’是不是‘安慰赛’？”

“谁知道！不过，去看看也好。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过去不让干，没办法；现在让干，尽力而为，也算是鞠躬尽瘁吧！”

“是啊，鞠躬尽瘁！”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

“你怎么样？没受这份罪？”他忍不住要问，也是关心。

“我们这样的出身在劫难逃，不过具体情况不完全相同。”

他听了把身子往后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啊！”

我们的话似乎暂时说完了，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大概是因为刚才的一席话勾起了对很多往事的回忆，我又想起了小学礼堂里的一幅画，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尖上挑着一个鲜血直往下淌的中国小孩子，然后是母亲和我提着衣衫包裹战兢兢地在日本兵的刺刀下通过“大检问所”逃难到上海，然后是国际饭店楼上美国兵往下面撒钱，看中国人抢着去捡而哈哈大笑，然后是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然后是南京解放，然后是北上来到祖国的核心，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然后是……

每个人的秉赋有差异，能力有大小，际遇有不同，但是总应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类

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贡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心愿，岂有他求！

日不落帝国的首都

我是十一月初离开北京的。那一年冷得早，这时候已经相当寒冷，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供暖了。树上的叶子已经掉光，地上的草也早已枯黄。华北地区只剩下一片黄土。英国处在高纬度地区，气候应该和西伯利亚一样，即使有大西洋暖流，估计也是相当冷的，所以我带上了厚呢大衣，又带了两件毛衣和一条晴纶棉裤。可是我一下飞机却发现英国到处是一片绿色，树上还长满了绿叶，草地上是鲜嫩的绿草，到处郁郁葱葱。棉裤和厚呢大衣都显得多余，穿一件毛衣，一件夹大衣就足够了！这里冬天有雪，但是不冷，最

冷在零度上下；夏天不热，一般不超过摄氏三十度，真是得天独厚！

从机场驱车进入市区，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到了上海：弯弯曲曲的街道，街道两旁两三层高的楼房，红色和灰色的砖墙，三角顶楼，白色的窗户，大多是单开间的，楼上是住家，楼下是商店，和上海一模一样！不过仔细一想，不能说伦敦像上海，而应该说上海像伦敦，因为旧上海正是按伦敦和巴黎这样的西方大城市规划的。

伦敦市区的建筑说不上现代化，因为绝大多数商店、住宅都是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是几百年前修建的，但是建筑质量都很高，不是石头砌的就是砖砌的，所用的木料也是高质量的，所以整个外表没有破旧的样子，倒像是不久以前新建的。当然，这里有一条规定，每两年窗户就必须油漆一次，外墙也要冲洗，所以看上去都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是白颜色的窗户分外引人注目。很多窗台上摆着鲜花或者是不开花的绿色植物，根本看不见有晾床单和衣服的。

伦敦的市中心区可以说是一片铅灰色，老气横秋，都是花岗石和石灰石的建筑。如果你想象一下，上海外滩的那一边不是黄浦江而是同样的花岗石建筑，那就成了英国伦敦的舰队街。高大的建筑都是巨大的石块砌成的，两三层的楼房比现在四五层的楼房还要高。正面往